

向大海进发

■夏泽华



午后,风裹挟着被烈日蒸腾的水汽,带来咸腥的大海味道。

不远处的荒地上,一顶顶军绿色的帐篷像雨后春笋,在很短的时间里搭建了起来。海风拍打篷布,啪啪作响,像是给官兵做着战前动员。

集合的哨音掠过帐篷,逐渐消散在海天交接处。官兵肩膀上搭着游泳圈,赤脚踩在沙子上,一股热流从足底冲上心头。新兵被眼前的沙蟹吸引,沙蟹吐出的沙球像是风化的珍珠,遍布海滩。老兵则凝望着远处的海面,从粼粼波光里判断着今天有几级风浪。起风了,海浪涌上滩头,卷来了一些贝壳,让他们的脚底感受到阵阵凉意。

泗渡,是对意志力的考验。长距离的游泳,体能上的巨大消耗像海浪一样不断冲击人的生理极限。经历过在海中畅游的官兵都知道,海水不是咸的,而是苦涩的;抵近看海,也不是蓝色的,而是墨色的。

“有机会和鱼群擦肩而过吗?”来自北方内陆的战士张海洋问身旁的战友李龙杰。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海训,心里满是紧张和憧憬。李龙杰摇了摇头,指着自己黝黑皮肤上的一块块红印说:“只有水母。”水母蛰过的伤口被海水浸泡,结了痂又有些褪皮。烈日暴晒下,那刺痒的感觉让他记忆犹深。

说话间,官兵已经编排好队形。他们将以小队的形式,成一路展开泗渡。排在第一位的队员需要破开海浪,承受海水的阻力最大,也最先面临可能发生的危险……大家争先恐后地报名,都想成为第一个迎击海浪的人。

队长潘芑丞在思索片刻后,将自己

安排在了第一个。他知道,游到后半程,大家的身体会麻木,那时候,动作机械僵硬,意志力变得尤为重要。海里没有参照物,也无法准确感知距离,一个跟着一个游,前一名队员既是后一名的向导,也是精神依托。而在队伍最前面的破浪手,面前就只有扑面而来的海浪。

“我是队长,我第一个上。”这既是命令,也是动员。

潘芑丞说完转身走向了大海,官兵跟在他身后排成一列。海面上起了一层薄薄的雾,官兵的身影若隐若现,在辽阔的天际间显得格外渺小。海水没过官兵脚踝,他们继续走着,海水很快没到了腰际。当海水接近胸口时,他们一头扎进水中。

一望无际的海面上,官兵成了一个个沉沉浮浮的小点。点连成了线,一根根线串在一起,搏击风浪。

难以想象,官兵长游大海的起点,只是一脸盆清水。

最初接触泗渡课时,连队里有许多战士心里犯嘀咕。有的战士生活在内陆,很少游泳;有的战士小时候经历过呛水,对水产生了恐惧。

“克服胆怯的记忆,让它变成勇敢的回忆。”潘芑丞一边鼓励他们,一边制订着详细的计划。他知道,长游既需要技巧,更需要官兵在精神上战胜它。为了帮助战友们克服对水的恐惧,潘芑丞让他们先把头埋进脸盆里练习换气,模拟在海中泗渡的情形,配合着手上和腿上的动作,在俯仰间寻找适合自己的呼吸节奏。

在陆地上练习动作,是枯燥、乏味的。陆地训练不像水中有浮力,很容易产生疲劳。潘芑丞播放着手机里录制的海之声,海鸥的鸣叫和海浪交织在一起,像一首进行曲,鼓舞着大家。他们每完成一次划臂,都仿佛听见劈开海浪的声音。仰头换气时,海风又在耳边吹拂,慰藉着他们。畅游大海的愿景,给了他们动力。

他们在岸上练习蛙泳动作。收腿、

外翻、蹬夹……高频次训练让官兵的双腿酸痛。为了提振精神,潘芑丞一边让大家做动作,一边描述着海里泗渡的情景。一天的训练完成,他们仿佛成了一条条轻快的鱼,距离目标似乎又近了一些。

一个多月后,官兵从在脸盆里练习换气,转到了游泳池训练。这里没有海浪,没有未知的危险,池水清澈见底。官兵往返地游着,200米、800米、1500米……里程越游越远,距离大海也越来越近。

正式下海这天,海面上起风了。海浪渐高,保障用的小船在远处剧烈摇晃。泗渡训练的里程已经过半,大家体力消耗很大,恶劣的海况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挑战。他们遇到了逆流,队伍使劲向前游却没能前进几米。

“相信你们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。”针对海况评估过后,指挥部将决心变成了一句动员,用喇叭向着浩渺的大海远处呼喊。没有回音,但每一个字都扎根在官兵心里。他们逆流而上,乘风破浪,加快了划臂和蹬腿的速度,抬头换气的频率也提高了许多。湍急的水流中,他们不断仰头换气,也在给自己加油打气。

官兵破浪前行,当他们冲出风浪时,变得更加坚毅勇敢。长游其实很简单,只需要不断重复蛙泳动作就能抵达终点。长游也很难,重复上万次动作,直面层层浪涛,只有信念坚定才能抗衡未知的风浪。

终于到达终点了。起水后,战士王扬从游泳圈上摸出了几颗密封包装的糖果分给大家。因为在长游途中喝了海水,糖果在此时吃起来格外甜。王扬笑着说:“这是我们的胜利果实。”他把糖果用胶带粘在游泳圈上,本来是准备着如果队伍里有谁游不动了,可以吃一颗补充能量,没想到所有人都坚持到了最后。

天边的晚霞映红了官兵欢乐的笑脸。他们吃着糖果,开心地分享着长游中的感受。此时,海风也变得柔和起来,仿佛在他们擦拭着挂在身上的水珠……

紧急转移

■赵佳庆 王正书

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,铁血荣光

晨雾缥缈,宛如一层白纱,隐没了山路沟壑。

这是一所驻扎在大山深处的哨所。哨所地处山谷,三面环山,“抬头一线天,低头山连山”是哨所官兵挂在嘴边的顺口溜,也是对哨所环境的生动形容。

晨雾消散,闷热的气息依旧凝聚在半空中。山中没有一丝风,空气中的水分似乎可以凝结成水珠。临近中午,滚滚乌云蔓延而来,横压在哨所上空,暴雨突如其来。

此时,一级上士张强正带领保管班巡逻到离哨所最近的一个洞库,他们不光要清点库内物资,还要清理排水沟的沙石与树枝,防止雨水倒灌。

雨借风势,钻进官兵的雨衣,片刻间便将迷彩服浸湿。

官兵进入洞库,一排白炽灯将漆黑的隧道点亮,泥土的清新气息灌进鼻腔,使人渐渐放松下来。

最初进库,上等兵杜松林感到无比震撼,他无法想象几十年前,在没有太多专业设备的情况下,第一代守山人是如何凿山挖洞、建库筑院的。

杜松林一边往负责的2号垛位走,一边用力拧干迷彩服。他刚准备提笔记录数据,一撮石渣不偏不倚砸在本上。他抬头望去,一个裂缝赫然出现在拱顶,他赶紧叫来了其他战友。

张强等人迅速赶来,初步判断后得出结论:由于建库时间长,加之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影响,洞库内部钢筋极有可能老化,不排除有塌方的风险。

更糟糕的是,受大雨影响和群山阻隔,有线电话和对讲机信号中断,此时的哨所和洞库成为一座“孤岛”。

“立刻向6号垛位转移物资。”没有丝毫犹豫,张强和战友迅速着手转移物资。

为了防止坍塌,张强和战友冲进雨中,找来几根废弃钢管,拉到晾衣棚内,在两端焊上大铁片。钢管切口不均匀,



长征

第6192期



我们从胜利走来

■刘林青

南昌的火把点燃了
深藏地下的火种
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高声怒吼
逼迫黑暗开始撤退
一声枪响突破重围
中华民族从此迎来黎明的曙光

一排排草木迎风而立,昂起头颅
大江大河奔跑着,涤荡污浊
巍峨高山屹立于世界东方

从胜利走来的人民军队
跨越97年光阴,依然年轻
在强军路上阔步前行
必将到达胜利的下一站
用荣光锻造的站台
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

巴颜喀拉的石头

■吕克磊

那从天上掉落的
巴颜喀拉的石头
拐过九千九百九十九道弯后
终于湿淋淋地上岸了

它停在那里
用沉默咀嚼黄河汹涌的浪涛
浑然融入两岸的群山
任一双双目光剥去满身沧桑
露出大河铮铮的骨头

激流,暗礁
已将风暴深深勒进每一个伤口
带着大河的奔腾
俯瞰深道的史册与苍穹

叩问永恒的凝望中
我们与流过几千年的血脉源头
融会贯通
星空下的身影
被凛冽的寒风拍打
坚韧如巴颜喀拉的石头

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傍晚,狂风骤起,卷起阵阵黄沙,空军某场站导航台瞬间被一阵烟雾笼罩。在强风的推动下,一片硕大的乌云飘向台站上空,紧接着,狂风夹杂着冰雹倾泻而下,砸在营房屋顶,发出“啪嗒嗒”的响声。

盛夏,青藏高原迎来雨季,雅鲁藏布江又一次到了汛期。每年到了这个时候,江面水位都会升高,雅鲁藏布江的水面也不断拓宽。又一次暴雨来袭,望着越来越接近导航台围墙的漫漫江水,台长张斌心里泛起一丝紧张。

导航台位于雅鲁藏布江中央的一座小岛上,物资补给只能依靠皮筏从外界运送进来。如果暴雨短时间内不停,江水持续上涨,物资运送将面临重重困难。更重要的是,如果恶劣天气导致装备受损,接下来的战备保障任务将受到很大影响。

所幸,到了深夜,乌云消散,风雨渐渐平歇,江心小岛终于回归宁静。因担忧而睡不着的张斌来到值班室,细心地逐个检查设备。确认全都完好后,他又向位于台站西南角的蔬菜大棚走去。大棚也没有受损,看到各类瓜果蔬菜依然生机勃勃,张斌才放心地回到宿舍休息。

来到小岛已经4年多的张斌,早已经历过许多次这样的极端天气。4年前的那个夏天,他刚接任台长不满3个月,因连日大雨而暴涨的江水将台站部分营房设施冲垮,岛上一代代官兵精心维护的菜园也被完全冲毁。

岛上的菜园,对于该导航台乃至整个场站官兵来说,都有着重要的意义。几十年前台站刚刚建设时,岛上严寒缺氧、风沙不断,一点植被生长的痕迹都没有,与外界通行只能靠一条小船,俨然一座毫无生气的孤岛。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,第一批导航台官兵全身心投入战备,他们借每次离岛的时机带回一包肥沃的土壤,积少成多,开辟出菜地,种出了土豆。

上任之初就面临如此遭遇,张斌并未气馁,他先是带着台站2名战士扛着水泥袋垒起防水墙,一点点清理台站里的淤泥石块。雨停后,张斌又乘筏出岛买来塑料薄膜和金属管等材料,并在连

一片赤诚在江心

■郭俊懿

队的帮助下重新运了不少土壤进岛,在台站阳光最为充足的西南角搭起了蔬菜大棚,重新开辟了一块面积更大的菜园。后来的一段时间里,张斌在完成保障和训练任务之余,从书本和网上查阅各类蔬菜的培育方法,并买来白菜和辣椒的种子,照着所学知识育苗、施肥、浇水,细心呵护。

在张斌和战友们的精心照料下,那一年,他们如愿吃上了自己亲手种下的蔬菜。

后来,为了将新菜园修建得更好,张斌想到了种植水果。

来到台站的第2年,张斌开始利用休息外出的时间,前往驻地县里的水果种植基地参观,向当地专业人员请教高原上培育水果的相关知识。经过反复对比,他最终买了草莓的种子带回台站。

既然要重建被江水冲垮的菜园,就要修建得更好,种出更多蔬菜水果,为这座高原江心岛增添新的生机活力。张斌按照向专业人员学来的经验,找来几个泡沫箱,往里填满收集的细腻土壤,认真浇水、翻土、施肥。半个月过去,待到土壤从黄色变为黑色,土质变松软,再将草莓种子均匀铺进泡沫箱内,浅浅盖上一层土壤,喷洒水雾,盖上一层塑料薄膜,静待种子发芽。

随着第一批草莓种子种下,台站官兵的心从此多了一份牵挂。每天训练和任务结束,官兵总会不约而同地来到泡沫箱旁,观察种子成长的状态。不久,嫩芽突破土壤,草莓苗愈发茁壮,绿意越来越浓。终于到了能够移栽的时候,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近百棵草莓苗一点点移栽进大棚,定期施肥浇水,像呵护婴儿一般照料着幼苗。

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,草莓苗渐渐开花结果。3个月过去,长出的草莓又大又红,香甜可口。张斌第一时间打电话向连队报喜,并采摘下第一批成熟的果实,托进岛运送物资的战友带回连队。

连队的战友们亲眼见到草莓后,开心不已。他们给台站打去电话,称赞台站官兵的细心、耐心,向战友分享草莓的香甜与内心的喜悦。

后来,在台站官兵的不努力下,蔬菜大棚又先后长出了黄瓜、西红柿、辣椒等蔬菜。去年年初,张斌还在台站门口种下了一颗苹果树。今年盛夏,树上已经结出了3颗小小的苹果。

岛上的生活枯燥而孤寂。4年多的守岛生活使张斌变得不善言辞,但他总是用自己的行动,默默表达着他对小岛的一片赤诚热爱。

这场暴雨过后,蓝天洁净如洗,江心小岛又迎来了炽热的阳光。上午的保障任务结束后,张斌从营房拿出红色油漆和毛笔,来到台站中央那用石头铺成、红漆描摹的“乐守高原、自觉奉献,开拓进取、不懈奋斗”16个大字前,仔细地给每个字涂上红漆……

我的军挎包

■刘冀洲

记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在我多年的军旅生涯中,一个绿色的军挎包,始终伴随在我身边。无论是在军营训练,还是在外出执行任务,它常常伴我左右。我为拥有它而感到骄傲、自豪。它跟随我一起经历了汗水的洗礼,见证了我在军营的蜕变与成长。

那是一个与65式军装配套的军挎包,帆布的面料,质地结实,柔软贴身,方便又实用。我入伍于1976年,在那个年代,这样的军挎包,在大家眼里是很美,甚至很时尚的。我背着它走在路上,曾吸引众多羡慕的目光。

从我入伍那天起,这个军挎包就成了我的贴身助手。在野外营拉练时,里面装过我的牙刷、毛巾、香皂盒等洗漱用具;在营区生活时,里面装过我的日记本、亲友的来信、学习用品,还有一个小小的针线包。我的衣裳鞋

袜破了自己缝补,被褥脏了自己拆洗。在日常生活中,军挎包是我亲密密的战友,总是在我需要时,提供最朴实、及时的帮助。

那年夏季,特大暴雨下了三天三夜,一天黎明5点钟,全团官兵奉命紧急出动抗洪救灾。我们在滂沱大雨中扛沙袋、搬巨石、挡洪水,奋战在抢险救灾一线,一刻不停地忙到了下午5点。此时,我们已经极度疲惫和饥饿,准备匆忙吃一口饭。等我找回军挎包时才发现,里面装着的压缩食品早已被泥泞的雨水浸泡散开了。即便如此,我嚼着泡过水的食品,照样吃得很香。这个湿淋淋的军挎包,见证了我与战友们在艰苦环境中付出与奉献的全过程。

在硝烟滚滚的演习中,轰鸣着的装甲车、坦克车穿梭在训练场上,弥漫的烟雾与腾飞的沙尘一起肆虐飞扬。“红军”与“蓝军”的对峙相持不下,一时间进入到胶着状态。我带领几位战友一路跋涉,疾速奔跑数十里。高温炎热的

酷暑之中,汗水浸透军装,与随身的军挎包紧贴在一起。演习结束后,第二天醒来,我看见汗渍在军挎包上凝成白色的图案。战友间幽默地互称,都说像是一个竖起的大拇指。

这个军挎包,见证了我对自己体能极限的挑战。一次又一次突破自我,让我由一个瘦弱斯文的青年,成长为顽强坚韧的战士。

虽然已经退役多年,但我一直珍藏着这个军挎包,它给予了我太多的人生感受和难以割舍的情感。它见证了我在这火热的军营里度过的青春年华,装载着我的军旅岁月,诠释着我至爱至深的家国情怀。它是我挥洒青春时的忠实陪伴,更是我生命深处的永恒记忆。

那天,我在衣柜里寻找衣服时,又一次看到它,恍惚间,感觉它像是被注入了灵魂,长出了双翼,正深情地注视着我。那一刻,我情不自禁地停下了手中的一切活动,与它对视着,一份火热的情感涌上心头……



节节胜利(油画) 张洪祥 崔森林作(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藏)